

宋文鑑

第二函
十二冊

宋文鑑卷第一百

論

明皇論

崔鷗

楊嗣復論

崔鷗

察言論

唐庚

憫俗論

唐庚

義

公食大夫義

劉敞

士相見義

劉敞

致仕義

劉敞

明皇論

崔鷗

穆王戒太僕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仲虺告成湯曰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夫實凡也而自以為聖則偃然以天下為莫已若以天下為莫已若則有罪不聞有過不改禍亂

之形成而卒以不悟是亡之道也以唐考之克有天下者十有八
王而不以諛臣之故別加稱號者高祖太宗睿宗文宗四君而已
其餘皆立虛名而開元天寶之間羣臣至六上尊號嗟乎諛亦甚
矣而明皇受而不辭蓋將自以爲聖者歟其播越流離至於亡國
非不幸也夫加以天地道德聖神文武之號兼覆載之大美極今
古之徽稱彼其臣遂以爲誠爾耶直以爲吾君好諛喜佞故逢之
也以爲誠爾則天不以號然後推其高地不以名然後推其厚三
皇無有也五帝無有也自古賢君懿主皆無有而吾祖宗亦無有
也彼其後世中君幽主獨有之是直以好諛喜佞待吾君而以諛
佞逢之人君之賊也聖矣夫光武之爲君也詔天下上書不得言
聖明矣哉顯宗之爲君也曰先帝詔書禁人言聖自今有過稱虛
譽尙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嗤也嗚乎姦人之情得矣其成
建武承平之盛有以矣夫

氣類所合物莫能閒君臣相與必有所謂合者君子不之察欲彊以口舌折姦人之鋒勢必不振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一也人情逆之則怒順之則喜毀之則怒譽之則喜小人性便諛佞志在詭隨而君子任道直前有犯無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二也君子正直是與不妄說人而小人竊爵祿以植朋黨竭智力以市內援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三也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易進則常在上以制人難進則常在下而爲人所制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四也君子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虐幼賤不畏高明而小人之於人失勢則鼠伏以事之得勢則虎步以凌之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五也君子窮則以命自安而不尤人達則以恕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則不安而懷毒以伺上居上則快意而肆虐以害人此小人所以常勝而君子所以常不勝六也君子一有不安於其心則畏君畏親畏天畏人而小人欲濟其姦則欺君欺親

欺天欺人無不可者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七也君子勵廉節崇名譽小人苟獲其欲則天下賤之而不羞萬世非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八也君子所言欲訥於行欲敏有過則改見義則服而小人矜利口以服人喜姦言而文過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爲國求人難於選拔而凶邪一嘯則千百爲羣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也君子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小人忘恩背義至以怨報德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一也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無而爲有虛而爲盈露巧而揚能矜功而賣善以惑時君以冀微倖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矣此鄭覃陳夷行所以罷黜李德裕所以謫死窮荒逢吉宗閔楊嗣復輩所以卒乎翔佯而得計豈足怪哉

察言論

唐庚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豪健俊偉使聽者踴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爲國計者有爲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爲之若此者爲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旣平謀臣宿將以侯就第杜門卻掃無所用其奇則瞋目扼腕爭爲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臧宮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然唯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

人臣逆節已萌而功效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桓溫劉裕是已嗟乎秦漢以來說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爲國計者至少爲身謀者如此其多途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憫俗論

唐庚

自古諸侯風俗小大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闊達寬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在春秋世最爲彊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迫於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齷齪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於此民生其閒耳之所聞目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爲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於學治道通大體氣力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有則不容於時今之建言也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

過趣一切辦治而已非能有益於宗廟社稷也學術小故無大論
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爲上世悉然則前此風俗嘗廣矣當是
之時唯恐其疏爾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曰歷非甚相遠而更病其
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邑大都必有千
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廓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
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闊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
永平之治未必優於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不知其
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
陋而一時人物大率悍而短小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
爲善邪者可使爲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知大乎
義

公食大夫義

劉敞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
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

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太羹然後宰夫設鉶啟簋言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設梁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爲殷勤也賓三飯飯梁以清醬比君之厚已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

于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取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飴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殮主人辭曰不足殮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士相見義

劉敞

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卿以有禮爲志

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贄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摯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唯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者未之有也人苟爲悅而相親若者未必爭苟爲簡而相親若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適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而無適於禍也唯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

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爲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致仕義

劉敞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政請引籍校年而卻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致留之也君留之臣曰吾不可貪於人之榮不可囿於人之朝不可塞於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彊焉義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采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法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爲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事四十而祿

爲不惑也五十而爵爲知命也七十而致事則以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計矣知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爲道也非爲食也爲君也非爲己也爲國也非爲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爲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蒙千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旦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爲道也而爲食也非爲君也而爲己也非爲國也而爲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也是以當老者上雖屢督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詆發之猶莫顧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也然則奈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於恩而嚴於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疾貪位而害民

蠹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不出於有功廢不遺於無功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得偷容於其閒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自潔於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毆之以法毆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故此法之毆也嗚呼爲致仕而卒以法毆也不已薄乎其亦出於不得已爲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爲哉

宋文鑑卷第一百一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

策

內帑

田況

敘燕

尹洙

息戍

尹洙

兵制

尹洙

根本

石介

明禁

石介

責臣

石介

言治

劉敞

明禮

蔡襄

去冗

蔡襄

內帑

田況

王者官天下家六合風化普暨孰非王土經產雜出悉爲邦賦故

守之以至德推之以大公調度所其皆有藝極國計之外不聞私積周禮內府受九貢以待邦之大用外府供百物以待邦之小用以此故有內外之異非天子之私藏也若或任聚斂之臣規蘊蓄之厚雖恭儉之主嗇用而致然於德音無所益也況繼統之君席有其富或肆侈靡以遺患乎唐明皇踐祚之初銳意於理躬履儉德述宣醲化後之言治者比開元如正觀逮乎末年乃恃泰寧內縱奢樂權臣怙寵巧說媚上以謂賦稅所取則歸之有司以濟用度進獻所入當納于天子以奉宴私明皇悅之遂爲瓊林大盈之庫王鉷每歲進錢百億皆云不出租庸侵牟黎元厚餌寇盜厥後韋臯李兼杜亞劉贊之徒競爲貢奉曲祈恩寵至於裴肅窮賈鬻之利以遷廉察嚴綬傾軍府之資以拜刑曹末俗流風遂而莫禦陸贄嘗爲德宗備陳其失可謂切至端嚴之論也國家開疆窮朔南建號侔周漢舟車所達上給中都而計利之司稽求繁廣研及圭撮歲求倍蓰加以鳴社慶辰升煙大祀冊禮昭縟容典交修